



那是1975年的秋天，太昊陵的陵墓还没有修缮，高高大大的土冢上长满了荒草。陵墙低矮，很多地方被人扒出了豁口。平日里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，顺着陵墙的豁口就能爬进去。统天殿的挑脊上布满了鸟窝，每当走过的时候，会惊得众鸟“忽啦啦”地飞起来，几乎要把天空遮蔽。殿内的太昊伏羲塑像油彩脱落，两旁站立的童子泥塑破裂，压在太昊伏羲像前的供台上，给人的感觉非常颓废。走出统天殿可以看到前面的广场宽广，每到“二月二”庙会的时候，跳挑经担的老太太就在广场上转来转去。表演口吐火焰的汉子，长得又高又壮，非常魁梧。表演后向观众收钱的时候，两只眼睛滴溜溜转，目光却很柔和，给人感觉很可怜，观众出于怜悯心就会从衣袋里掏出几分硬币递给他。“二月二”庙会时，统天殿前的广场最为热闹，来这烧香祈祷的人们会把广场挤得水泄不通。

中秋节这天，熙熙攘攘的早市上传递着“太昊陵内的昙花晚上开

放”的消息。那是个知识极度贫乏的年代，生活在北方的人们很少看到昙花，感觉很神秘，对昙花也抱着一种敬畏的心理。父亲的好朋友郭朝明叔叔在我家，他不知道什么是昙花，便问我，我想到了“昙花一现”的成语，告诉他昙花只在夜里开放，而且开放的时间短，很少有人能看到。“如蟠桃园中的蟠桃，三百年开花，三百年结果！”我还卖弄一样引用了西游记中的典故。引得郭朝明异常兴奋，拍了拍我的脑袋说：“小子，晚上咱们一起去看昙花！”早早吃过饭，我俩急急忙忙奔向太昊陵。

昙花放在统天殿广场前的一堵墙上，观看昙花的人们站在广场上。没有灯光照射，在月光下，昙花的形象非常模糊，只有站在近处的人才能看得清楚。中秋节的夜已经很凉了，好多人冻得缩着脖子、抱着胳膊，但都不舍得离开，等着昙花开花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才有消息从前面传了过来，说昙花开了。人群再次骚动起来，不停地向前挤着，如潮水一般。前面的人被挤了，反力向后，就形成了一浪接一浪的人群向前涌、向后退。刚才还缩着脖子的人们都兴奋得出了汗，我像泥鳅般在大人的缝隙里钻来钻去，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站到了观赏队伍的前排。可面前是一堵墙，那盆昙花在我的头顶，花朵儿

被墙檐儿和花盆边儿遮住了，任我踮起脚尖儿还是看不到。

过了一会儿，郭朝明叔叔来到我的身后，他把我抱起来，高高地举起，我终于看到昙花了。眼前的花盆是红色的，里面盛放着一棵圆球形的仙人掌，花朵儿就在仙人球上面。没想到昙花这么漂亮，白色的花瓣儿，如莲花般一层层地开放，月色给昙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光泽，透过花瓣儿映射进花蕊，形成迷幻的色彩，犹如一位白衣仙女，在花蕊内翩翩起舞，神圣的气氛如水一样氤氲了整座广场……

我还没看够，拥挤的人群便把

我们挤到了广场的后面，昙花也被眼前的夜幕淹没，和昙花的初次会面就这样结束了，比“昙花一现”的时间还要短。可昙花的美丽却深深印在我的脑中，一直没有忘记。即使是后来离开故乡到了郑州，到了深圳，到了北京，多次看到美丽的昙花，有原生态的昙花，也有嫁接到仙人球上的昙花，有白色的昙花，也有红色的昙花。总之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各种各样的昙花见了很多，也听了许多关于昙花的故事，可这些昙花都无法替代童年时期见到昙花时的那般惊艳，那朵月光下的昙花犹如梦靥一直伴随着我，时时不能忘怀……



## 爱心

□王志俊

我出生在贾鲁河畔，在养育我的村庄以西二里开外，滚滚的贾鲁河水蜿蜒流入扶沟县。记得小时候中午一放学，我便和小伙伴们跑到河滩里割草，顺便跳到河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澡，大家光着屁股在水里大声嬉闹，还无师自通学会了凫水、“扎猛子”。有两年，滨河的柳树林被砍掉，河滩地分给各家各户种，母亲精心耕种，用收获的大米蒸成喷香的米饭，那种感觉我至今难忘。

今年7月20日后，河南多地极端强降雨，特大暴雨突袭扶沟，加之扛着郑州泄洪的负担，作为主要泄洪通道的贾鲁河水汹涌横溢，我村所属的白潭等多个乡镇被淹，全县240多个村庄26.2万人转移，万顷良田沦为泽国，秋粮无收已成定局。罕见洪涝肆虐扶沟大地，家乡人民蒙受巨大损失。我85岁的老母亲本来住在曹里乡的二妹家，也被迫冒雨涉水10多公里，紧急转移到小妹家中挤住。

人生50多年来，我记忆中的家乡扶沟是全国知名的产粮大县，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，从未遭遇如此浩劫。

7月24日，扶沟在京老乡的募捐倡议草拟发出后，开设的捐款账户金额不断上扬，建立的捐助群沸腾着对家乡的关爱。这次募捐堪称扶沟在京老乡们规模最大的一次爱心行动。

募捐宣布停止后，还有一位刚知悉信息的女教师急促转来1000元，我们不得不在群内再度更新募捐通报。这些慷慨解囊的老乡，都是自掏腰包，他们中有老同志、成功人士、企业家，但多为在京打拼、并不富足的年轻人，有的甚至还是辛苦挣钱养家的打工者。一位旅居海外多年、身为美国公司驻华代表的老乡捐出10000元；一位正在党校学习的领导同志，亲自微信转来3000元；一位登记为“扶沟爱心人士”、在国家级社会团体任职的退役解放军大校，此前已多方协调为县里送去食品和消杀药品各一卡车，看到倡议书后又捐了2000元，本人坚持匿名。有的非扶沟籍人士闻讯响应，主动捐款，其真情大爱令我们感佩不已。我们邀请的法律顾问此前已参加单位向河南灾区捐款，不顾业务繁忙，认真就募捐若干问题提出专业意见，表示将无偿提供法律援助。

爱心一直在延续，短短10天，在京人士116人，募捐到20万余元。

这钱对扶沟抗洪救灾任务来说，微不足道；用于赈济教育系统之受灾师生，杯水车薪。但这是在京老乡关爱扶沟、助力家乡、帮扶亲人的拳拳之心！我们力所能及地献出这份爱，为家乡增一份温暖，为乡亲们添一份早日战胜洪涝灾害的希望！

## 诗词两首

□魏华

### 鹧鸪天·匆匆

人生匆匆几十秋，风雪雨霜志未酬。  
自恃纵有鸿鹄志，如今残龙困沙丘。  
夜不寐，酒入喉。遥望家乡心中忧。  
胸中虽是少年志，头顶青丝半已丢。

### 秋日

节序过霜降，叶落树影长。  
堤岸枫叶红，篱下菊花黄。  
日出东方红，云飞雁南翔。  
远望旷野上，处处换秋妆。

## 英雄永在 志气长存

□张羽

“天地英雄气，千秋尚凛然。”9月30日上映的电影《长津湖》带我们回顾了71年前抗美援朝的那段血与火的历史，更让我们看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永在，感受到他们的志气长存。

忘不了电影中划船的妇女向伍千里手中抱的罐罐里装的什么，伍千里回答：“我哥。”忘不了那句“没有冻不死的英雄，更没有打不死的英雄，只有英雄的荣耀”。更忘不了三十多万志愿军们在沙场上以“气”对“钢”，面对敌人的坦克、飞机大炮从容镇定，用智慧和勇敢筑起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墙。

在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谱系中，英雄是最为醒目的标志，在一个国家的道德天空中，英雄就是那璀璨的星辰。革命先烈赵一曼曾言“未惜头颅新故国，甘将热

血沃中华。”即使在71年后的今天，回顾抗美援朝，我们仍能从荧幕中感受到他们“抛头颅，洒热血”志气长存。

在这部电影的末尾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，十九万七千多名英雄儿女，为了祖国，为了人民，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”“十九万七千”这个庞大的数字，不禁让人心头一颤，是的他们死了，但他们还活着，他们永远活在14亿中华儿女的心里，也许我们不知道他们姓甚名何，家在何方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：英雄！他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家乡：中国！他们战场上英勇杀敌的气概在每位中华胄心中立起了一座丰碑，他们以“气”对“钢”的志气。也定会随着历史的变迁长存！